

T 1150/1791(3)

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30 1955

揚子法言 下

揚子法言

全三

啓



下

分今別出分美

平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七

岡田真之藏書

李軌柳宗元註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重黎篇

咸曰夫幾神之道一貫乎君臣則至化具矣故次之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

言

業不同也又云患世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也○祕曰檢身事主賢愚逆順曾不齊一

一槩諸聖

邪或以聖人之道槩平之○咸曰或以聖人之道槩量之○光曰經

仲尼所論者揚子不敢復措辭 譔重黎君聖

臣賢那乃其昌下陵上替天命不常得其道者不俟終日以保萬世也○光曰論古今君臣行事得失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司

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祕曰昔之重黎當今之世何

官也曆書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正黎即火正黎

也○光曰重曰近義近和堯有義和之官王直龍切下同

曰近義近和莽時亦復立焉聖王之立重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咸曰莽更名大司農曰義和義

與古殊矣揚故舉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其本而譏其殊

或問義主陽和主陰故云耳○光曰王莽或問

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運當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

○咸曰註殊不明揚之旨大非矣學者宜自思之○祕曰或言黃帝三百歲或言升龍登

仙帝王世紀史記皆曰託也假黃帝昔者妣氏有是言故問其終始

治水而巫步多禹妣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自

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虺扁鵲盧人也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步

而醫多盧太山盧人○咸曰夫欲讎偽者必

假真讎類○祕曰讎匹也欲匹偽必以真禹使人信之○光曰讎與售同詩晝切

乎盧乎終始乎

言皆非也於是撫書而歎曰深矣揚子之談也王莽置義

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

或問渾天

光曰渾曰落下閔營之鮮于妄人度之

光曰

胡本切各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

也幾近

下閔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為武帝算

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咸曰漢落下閔

鮮于妄人耿壽昌筭造圓儀以考歷度蔡邕

云名天體者有三家一日周髀二曰宣夜三

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

考驗天狀多所遺失政令官不用惟渾天者

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

揚子作太玄亦取象於渾天言渾淪而行故

此明渾天之法莫之能違也○光曰宋吳本

作幾幾乎今從李本光請問蓋天

謂象之謂作渾天儀欲知蓋天

曰蓋天即周髀也其本庖羲氏立周天歷度

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而周人志之故曰

周髀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曰蓋哉

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蓋哉應難未幾也

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或問趙世多神何也

如簡子之事非一故或問趙世多神何也

異也成公十年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

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杜云趙氏之先祖

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史記趙簡子

五日不知人寤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于鈞

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曰神怪茫茫若存若

亡聖人曼云子不語怪之謂○祕曰神怪無

無也○光曰曼或問子胥種蠡孰賢咸曰伍

臣文種范蠡越臣問此三人曰胥也俾吳作

亂於闔閭使弒僚破楚入郢郢楚都也○祕

楚平王太子建太傅少傅費無忌讒太子建

平王殺奢并殺兄尚子胥亡後奔吳知吳公

乃進專諸既而公子光乃自立未可說以外事

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

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六年楚昭王

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

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聽

子胥孫武之言以悉興師與唐蔡伐鞭尸藉

館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祕曰吳

墓出其尸鞭之五百然後已藉館舍室也皆

不由德報父兄之耻於斯則無禮○祕曰自

非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於禮可去

卒眼之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為臣子

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

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以吾種蠡不彊諫

而山棲光曰責其不彊諫於未俾其君誦社

稷之靈而童僕秘曰越三年勾踐聞吳三夫

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之為未可而勾踐不聽

遂興師吳王聞之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

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吳王追

而圍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

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

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諫不從二臣盍

強諫而免此敗又終弊吳秘曰勾踐後用范蠡計果

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

勾踐欲許之范蠡諫以為不可吳王夫差遂

自賢皆不足邵也無名焉若以賢者議之俱

不足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美蠡功成身退

善也秘曰范蠡既去越乘舟浮海以行終不

反自齊遺大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

諂之越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言蠡遺種書

知越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而遜於賢

則不足可以合肥遜之義耳在易遜之上九

曰肥遜無不利○光曰策謂警之使去賢此

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此暴亂之人也○光

但首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

未亡而先亡矣夫有于越之劍者匣而藏之

不敢用是寶之至也况乃輕

梁二州為供事北以涇水之隈為鹵地勢便
 則申勢否則屈此地保也采事也書曰百里
 采孔云供王事而已光曰宋吳本高山作商
 山今從李本梁州蜀地也鹵掠也涇隈謂義
 渠掠其畜激秘曰問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
 食以自資激時激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
 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方比○咸曰賈誼
 鞭笞天下言易也此云六國方木將相方肉
 者言六國與將相之勢方如木肉而始皇與
 將相之威方如斧刀故以斧刀而伐木肉亦
 易之矣此亦時激之道也○光曰始皇欲斷
 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將
 相銳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懦弱方如
 肉故始皇所以能兼或問秦伯列為侯衛
 天下者適丁是時也

候望羅衛天子○咸曰秦伯謂秦襄公
 也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始列為諸侯
 天下而報曾無以制乎咸曰報周報王也言
 由孝公以來益疆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
 并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何報王曾無畫
 以制之乎○光曰報奴板曰天子制公侯伯
 切侯衛畧舉九服遠近

子男也庸節庸以也節度也○咸曰庸用也
 言天子用禮節以制馭五等諸
 侯各有節莫差於僭咸曰言五等之禮各有
 其序

莫大僭莫僭於祭咸曰僭之大者祭莫重於
 於僭

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地○則襄
 祕曰天子得祭天地

文宣靈其兆也

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非一朝一夕○祕曰僭兆已

見昔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

音光曰時文

宣靈宗與鄜密上下用事四帝

光曰鄜而天

王不匡反致文武胙

宗尊也文公起鄜時宣

時○咸曰秦襄公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

之而吉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上於鄜衍

史敦曰此上帝之祥君其祠之遂作鄜時也

至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也其後靈公

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也此言

秦自襄公以來因周之衰已僭天子之禮用

事於白帝青帝黃帝炎帝四帝矣而周之微

弱不能正之反致文王武王膳胙於秦也故

太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位在藩臣而據於

郊祀君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禮

何節之有哉○光曰宋吳本天王作天下今

從李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

本咸曰肌喻遠骨喻近言當是之時周已衰

骨極諸侯強大四境之內各以兵力來侵遠

削而至報獨何以制秦乎人之迷也其日固

襄王五十一年使將軍繆攻西周赧王頓首
自歸盡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而
歸其君於周明年九鼎入秦周遂亡豈
赧之出獨能制之乎○光曰攘取也
或問

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

○咸曰始皇名

王子也莊襄王卒政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
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北收上郡以東

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
郡矣至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

得齊王建始并天下故秦十五載而楚楚項
云二十六載擅秦也

咸曰始皇自并天下後十二年卒胡亥立三
年為趙高閻樂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

羽號西楚霸王故楚五載而漢咸曰項羽為
云十五載而楚西楚霸王主

命分天下後五年而定五十載之際而天下
歸於漢故云五載而漢

三擅天邪人邪咸曰言自始皇并天下至漢
下三專於人其天命曰具備有之也○秘曰

邪人事邪擅專也

定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

雖欲漢得乎咸曰言周以公侯伯子男五等
輔王室而無患雖欲擅漢不可得也○秘曰

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班
五等諸侯之爵暨乎周末諸侯流為十二國

當是之時高皇無尺土之階雖欲擅漢其可
得六國蚩蚩為羸弱姐卒之屏營羸擅其政

乎

得六國蚩蚩為羸弱姐卒之屏營羸擅其政

故天下擅秦

卒終也之言六國無知皆危弱於周

徒為秦終專其政以并天下也○咸曰蚩蚩無

曰離為十二合為六七秦稱富強故六國之

眾皆為秦而弱周終然危懼故秦專其政以

擅有天下屏營猶經營也李周翰曰屏營迴

惶也○光曰音義曰屏音并謂屏營猶旁皇

失據之貌言六國與相陵弱周室適足為秦

開兼并之資終自失據為秦失其馱罷侯置

秦所滅使秦得專據天下秦失其馱罷侯置

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睽猶乖離○咸曰馱

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以置守尉而守尉

無防微之援天下遂至孤獨睽睽乖也○祕曰

秦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諸侯力爭以弱見奪

於是削去五等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

而置郡守守失其道專任刑法無維城之固

則天下孤睽矣書曰道心惟微班固曰秦據

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

因於其所習自任其私智姍笑三代蕩滅古

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
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光曰守手
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
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賦役故
相乖離殺守而為盜
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
天下擅楚咸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
故專命改制諸侯王也○光曰宰
也擅楚之月有漢荆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
也
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
山南漢中也三秦維
霍塞也○咸曰項羽

既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既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
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
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
奴於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
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并之計遂東嚮
定三秦追羽於山東因專天下由是數事兼
之亦天也○光曰初與創同言周秦楚漢一
廢一興皆天命人問人事者何也曰兼尚才
使然非專人事祕曰獨問人事曰兼尚才
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尊也右上也左
下也言秦楚漢之成敗或用其才良或尊其
權變或上其計策或下其奇數雖皆謹於時
然所取之異故一忘一興此乃人事也○祕
曰雖人事亦須謹慎於時然後動也○光曰

兼才謂總覽天下之英才右天不人不因人
計左數言不離計數之中

不天不成 天人合應功業乃隆○祕曰天命

無所成天命天數皆天也書曰天之歷數在
汝躬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光曰天之

禍福必因人事之得失人或問楚敗垓下方
之成敗必待天命之與奪

死曰天也 項羽為高祖所敗於垓下臨諒乎
死歎曰天亡我非戰之罪

信如羽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 屈盡也○
之言否

能屈已以用羣臣之策群臣能屈已以悅羣
士之力故勝也○光曰羣策無能出漢之右

者故曰漢屈羣策羣力為羣 楚傲羣策而自
策所制故曰羣策屈羣力

屈其力

傲惡也。咸曰楚有一范增不能用是惡群策而徒屈已以自用其力故

敗也。光曰。廢徒對切。既廢。屈人者克。克自

屈者負

負。天曷故焉。言無私親。惟應善人。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光曰。為主。何預天事。

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光曰。為主。何預天事。

秦雖兼天下。楚雖暴立。但為天掌其命。以擇賢主。爾故其興之忽。廢之速也。秦蓋灞上者。謂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謂之蓋楚分江西者。分散也。羽與江東子弟興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之。故曰天胙。謂之西也。光曰。分謂身首五分。

光德而隕明忒。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令隕

越之令短。光曰。胙與祚同。忒當作慝。惡也。明慝謂惡之顯著者。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

虞三代咸有顯懿。咸曰。有熊少典之子黃帝。也。故天胙之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咸曰。天

帝之庭。猶皇階。帝錄之義。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明

主郊祀。且昭著在天。福胙之為天地神明之主。其顯德。且昭著在天。帝之庭。是生民之願也。合

乎民心。故享國長久。胙古字作祚。光曰。宋

吳本作顯。懿作顯德。今從李本。著在。天庭。猶

易子卷二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云簡在上帝之心五帝三王以明美若秦楚

之德故為天所祚人所愛而久長

疆閱震撲胎籍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咸曰胎

字之誤也閱狼也胎籍猶暴侮也

闖也撲猶言擊也胎始也籍狼籍也謂亂也

三正天地人也胎籍猶言淑擾也黎苗九黎

恭○光曰閱許激切胎當作胎徒

來切躅也籍子夜切黎苗民也

喪之咸曰子弟至親况於民乎况於鬼神乎

廢未速也不道早亡○祕曰謂其或問仲尼

大聖則天曷不胙胙主○祕曰不曰無土曰祕

地可因然則舜禹有土乎祕曰舜禹曰舜以

堯作土禹以舜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

聖以登禪舜禹也上無舜禹之特下無湯文

之土故不胙耳若秦楚之胙非所以為胙也

或問聖人表裏表裏內外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

忠信裏也明乎得而已或問義帝初矯矯立○咸

懷王之孫心也胡亥三年沛公與項梁共立

為楚懷王至漢元年項羽陽尊之為義帝實

易卷二

三

當為胎

謂亂也

黎苗九黎

胎徒

子弟且欲

或問仲尼

曰無土

曰祕

曰舜以

堯作土

禹以舜作土

道貴順理

動無常因也

聖以登禪

舜禹也上無

舜禹之特下

無湯文

之土故不胙

咸曰胎

謂亂也

黎苗九黎

胎徒

子弟且欲

或問仲尼

曰無土

曰祕

曰舜以

堯作土

禹以舜作土

道貴順理

動無常因也

聖以登禪

舜禹也上無

舜禹之特下

無湯文

之土故不胙

耳若秦楚之

易卷二

三

當為胎

謂亂也

黎苗九黎

胎徒

子弟且欲

或問仲尼

曰無土

曰祕

曰舜以

堯作土

禹以舜作土

道貴順理

動無常因也

聖以登禪

舜禹也上無

舜禹之特下

無湯文

之土故不胙

設秦得人如何設假咸曰言義帝初立時

各歸一方當此之際設令秦尚有人復起如

何也秘曰龔宜讀如戡戡克也假若義帝

如初矯立而使劉漢戡定南陽項羽得救河

北二方爭戰一離一合設使秦尚得人以關

中待之如何義帝楚懷王孫心也沛公項梁

共立之以從民望是矯也漢王始都南鄭屬

山南西道而連南陽在山南東道項羽都彭

城屬河南道而連河北道或人以其地勢言

之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父矣非一朝一夕

下叛秦秦喪其社稷之靈已久韓信黥布皆

矣光曰天下怨怒莫為之用

劔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窮極咸曰卒

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為漢黥布方為楚

其鋒銳如劔之立而秦欲再起南面稱孤以

盡窮時戮無乃不可子勿猶不也言不可也

○秘曰時是也韓信封楚王黥布姓英氏封

淮南王二王皆無其德徒以戰鬪立功使左

右劔立南面稱孤終窮於是而見戮無乃勿

不終而躬逆焉攸令

或曰勿則無名如

何咸曰言不然則為秦

曰名者謂令名也

夫貴名者

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

善名也

言所謂名者宜立善名也

當此之時欲效其

忠以為秦且忠未盡而身已見害為之逆矣

夫貴名者

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

善名也

言所謂名者宜立善名也

當此之時欲效其

忠以為秦且忠未盡而身已見害為之逆矣

夫貴名者

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

善名也

安可謂善哉。○祕曰：二王皆忠，或問淳于越。

曰：伎曲。咸曰：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謂始皇

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

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救哉？事不師古

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此問越之道，請問咸

如何而揚以為伎曲？言有伎有曲也。請問曰：

問伎曲曰：始皇方虎捩而梟磔噬士，猶腊肉

也。越興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有才伎也。

○光曰：宋吳本越興作越興，今從李本。捩音

眉以言封建之事，其辭無撓，可謂有才伎也。

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起而亢舉其

列磔，陟格切。仕無妄之國。○乾道四德而秦世

稱之者，蓋無妄匪正也。言秦不以正道而决

行於世，詎免乎災。若天下雷行而不以正

道天命不祐，行矣哉。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撓，自令之

間而不違，可謂曲矣。○併心為無道。○咸曰：撓

亂也。自令謂自使令也。違去也。言秦亡道如

是而越自使令之間，不能違去於秦，以高飛

遠引，徒欲分解其亂，雖能強言封建之事，亦

受其亂。自始皇下令之間，又不能違而去之。

是曲已。李斯謬其說，請有文學詩書百家語

有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或問

城且撓亂也。或本作鮑。○光曰：並闕。為。或問

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

每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取於井幹闕下茅

焦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即駕與執轡虛左

親迎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

其母未辯歟項羽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

揚子云蔡生未知孰是○咸曰亨當作烹字

之誤也言韓生說羽既不能移又為羽所烹

殺也未辯者言韓生未能善辯使其都咸陽

以免其殺○光曰幹音韓乘繩證切亨與烹

同音義曰史記作蔡生光謂井幹謂始皇殺

諫者二十七人積屍闕下如井幹之狀言茅

焦能移始皇暴怒之意者以其辯曰生捨其

也蔡生不能移項羽或者未辯歟

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

咸曰生謂韓

作沐猴亨亦當作烹也項羽既殺子嬰燒其

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韓生說羽曰關中阻

帶山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項羽見秦皆

以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

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

之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暴久矣韓生說之

都咸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反謂人為沐猴

雖見烹亦宜矣○秘曰生既知羽如沐猴捨

而去之可也乃謂人明言其沐猴而見烹不

亦宜乎蓋不能危行言遜也○光曰言蔡生

知項羽暴伉素不為羽所知信獻策不用又

從而訕之是自有沐猴之狂也易曰君子安

其身而後動易

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辯劇虎

其心而後語

易子卷七

牙矣

逆意而諫順義而守可謂辯說矣然

所諫皆逆其意而許其事所守皆陳母后之

大義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譬猶摩虎牙也

言無位而廷諫履危之道也○光曰託居謂

切劉音磨直數其惡是逆許歡之以孝入之

以忠是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

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

及先報趙事悟呂不韋辟彊張良之子也以

孝惠崩呂太后哭不衰事覺陳平周勃皆十

二歲豈甘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光

曰以甘茂之孫張良之子故能如此其慧乎

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

天才自然發其神心

無假祖父○祕曰人

然也○光曰言祖孫父子材性不必相類

之生天與之才譬如茂良非假父祖使之或

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

辯也光曰酈音曆食其韓信襲齊以身脂鼎

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

危幾

也小有才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

其身而已○咸曰食其說沛公以陳留天下

之衝又願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又說齊王

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為蒯通所說

忌其憑軾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

齊王疑食其賣已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其

之不能辯勢之然也何哉夫前與之和後暴

之兵安使廣之不疑哉今揚之意言君子之

所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如仲尼
之於衰周孟軻之於戰國爾若夫以辯說人
則猶商君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蓋耻之也
○祕曰幾近也夫辯者辯其禮樂之所歸行
之而為君子也如事談說以辯於人不亦幾
乎脂鼎哉○光曰幾音機辯者以辯自明其
志則可矣若恃其辯欲或問蒯通抵韓信不
能以欺誘它人此危事也
能下又狂之祕曰蒯通說韓信使三分天下
鼎足而立信不忍背漢遂謝通
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抵擠也謂其談
說若擠排使之○光曰信既不用其策又陽
狂為巫言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盡忠高祖
若門戶之閉
亦未辯曰方遭信閉如其抵若門戶之閉
無熾曰熾可抵乎祕曰熾嶮熾也言若設熾
隙也詐謀以動之其可抵

乎○光曰曰賢者司禮小人司熾况拊鍵乎
咸曰司伺也拊拍也言賢者伺見禮制則動
小人伺見熾隙則作况拍去關鍵乎○祕曰
司主也賢者所主人事使人惟禮是視不為
小人熾嶮之謀况信拍鍵而閉之乎言不可
為也拊拍也鍵鍵籥光曰拊音撫鍵其輦切
鍵籥匙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釁隙
則抵之抵熾猶不可况閉或問李斯盡忠胡
戶無隙而欲拍鍵彊入乎或問李斯盡忠胡
亥極刑史公語忠乎謂盡忠乎曰斯以留客
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至作相祕曰李
以為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至作相
蔡人也斯嘆曰吾以忠死宜矣而二世夷其
三族此果忠乎始以逐客上書遂留之以至

丞相言其信重。光曰：因上書留客，用狂人

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

阿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

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

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

恐誅，乃作督責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

皆非忠直。光曰：於此數事，皆不忠欲於何

所用其霍忠？請問霍光忠乎？曰：始元之初，

武帝以光行周公之事，輔少主，昭帝既立，始

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遂罷郡國

推酤關內鐵，於是利擁少帝之微。立年八歲，

復流下庶人休息。

政事一決光班，擢燕上官之鋒。秘曰：始元之

固曰：擁昭立宣，擢燕上官之鋒。明年燕刺王

旦上官桀等謀反，皆誅滅。處興廢之分。秘曰：

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賀賀立

二十七日，行淫亂。一千一百二十七事。光白

太后廢昌邑王而立宣帝。班固曰：堂堂乎忠

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堂堂乎忠

難矣哉

秘曰：光茲數事之忠，堂堂乎它人之

詔宋吳本作始六之詔音義曰：天復本作始

元之初，今從之。始元昭帝年號也。興廢謂廢

昌邑王立宣帝，堂堂勇貌言此皆至顯不終

矣。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

于衍毒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小女成君為后
及光死後語泄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綬
終至棄市○光曰光知妻顯為
邪謀而隱蔽不言忠不終矣
或問馮唐面

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
文帝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
信文帝不能用乎○光曰頗滂禾反曰

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

牧曷不用哉
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用頗牧
哉○光曰信與申同面謂面折
於德又何如○光曰罪不孥
曰問文帝之德

曰問文帝之德

曰問文帝之德

曰問文帝之德

不女
出宮人嫁之
館不新
仍舊
陵不墳
葬於

因山不
或問交曰仁
光曰惟仁者不棄其交○

利勢而
問餘耳
陳餘曰光初有始無終○

以德義
交後有隙卒相滅亡故曰光初
班固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竇灌

曰凶終
竇嬰灌夫甚相親友不勝相助犯觸

交雖不變其初然終以朋黨陷於
大戮亦不足貴也君子義之與比
或問信曰

不食其言
食偽○祕曰孔安國請人曰晉荀

息
祕曰僖公九年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
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

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
以忠正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
里克殺奚齊卓趙程嬰公孫杵臼公三年大
子荀息死之趙朔趙同趙括趙嬰杵臼不死
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杵臼不
卒保趙孤於山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
趙武也子雲稱履信之人據司馬遷而言也
案成公八年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也曰
原屏將為亂藥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
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
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勲而無後為善
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由是觀之趙武之
立曾不逾歲謂之秦大夫鑿穆公之側此章
遺腹遷之妄也○祕曰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
不食言之德○祕曰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
行滅虎皆秦之良也穆公卒以為殉言此三

良皆穆公未即命時語以從死至葬則鑿其
塚壙之側以死之詩曰臨其穴是也左傳譏
之者譏穆公也至三問義既聞諸賢之信
良則不食其言者也問義又問於義誰得曰
事得其宜之謂義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程

嬰杵曰兼平信義也秦晉大夫止可謂重言
之信蹈義則未也○咸曰行而宜之謂義
言仁智禮信之事行之俱得其宜乃合於義
檀弓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
已曰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
陳乾昔死其子曰以徇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
弗果殺茲得其宜也○光曰程嬰自殺以或
報公孫杵曰劉向以為過恐亦未盡其宜
問季布忍焉可為將兵數窘漢王項羽滅高

祖購求千金困迫乃為奴賣與魯朱家○光
曰季布勇者乃至髡鉗為奴安能忍耻如此
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乃忍辱貪生者
退必以禮義○光曰有才能自惜其死欲有
所施如管仲季布者則為之君子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則不然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
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苟患失之無所
明哲者見於未萌識於未兆觀項羽之庸烏
肯終仕之哉如終仕之乃非明哲矣如是則
當其急也安可避耶○祕曰不終項仕猶言
終不仕項言項羽不師古而奮私知謂之明
哲豈終仕之哉如果有明主而終仕之安避
其難○光曰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可輔而

早去之若終仕羽羽敗或問賢曰為人所不
當死之復安所避乎

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顏淵簞瓢

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尚其
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
被髮佯狂欲以讓兄○咸曰擬人必於其倫
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况
以韋玄不亦甚哉○祕曰顏淵之賢倍躡之
賢韋玄之賢未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韋玄
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淵
俱盡至賢之道哉○光曰李宋吳本無成字
音義曰天復本作韋玄成今從之顏淵黔婁
安貧四皓輕祿位而重禮問長者曰藺相如
韋玄成讓爵皆人所不能

伸秦而屈廉頗樂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

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伸理於秦

樂布為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城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歛之也朱家以季布

有隄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嘗為郎三人同室一人

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主乃明之又人

謗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

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光曰音義曰不塗作不倍光謂塗當作俞變

也或問臣自得也○祕曰忠而正乃臣之自得也○祕曰何以全臣之節

祕曰揚恐不論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

衛將軍之善慎邴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慶

時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曰碑為人謹慎目不逆視數十

年張嵩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重慎丞相邴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當在獄中吉嘗救護

又養視有恩絕口終不言官至御史請問臣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臣

自失咸曰邪而私乃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祈

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師

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為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田廣

名爲宣帝擊匈奴不利賈淫婦人也韓馮翊
 名延壽翹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爲姦而
 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或問
 人殺侍婢圍捕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
持滿曰掇欹 欹器在魯桓公廟者欽人推心
 猶抑損之也言持滿者當自抑損以正其欹
 不然則覆矣○祕曰掇亦持也魯桓公之廟
 有欹器曰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
 持滿盈如持欹器也○光曰李本無欹字今
 從宋吳本**楊王孫** 倮葬以矯世 倮厚葬也○
 掘於革切學黃老之術報祈侯曰蓋聞古之
 孝武時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
 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
 吾是以倮葬將以矯世 曰矯世以禮 祕曰若
 也○光曰倮郎果切

儉喪過 倮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 古者未知
 乎哀 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
 事復尚爲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
 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
 光曰尚上也言君子矯世當以禮于當以倮
 乎若欲爲已甚以矯世則莫若**或問周官曰**
效古葛溝者爲上矣何以葬爲
立事 咸曰制二日六一官可謂立事 左氏曰
 品藻咸曰左氏隨事稱君子曰以論其善否
 藻是非而聖人之褒貶彰矣○祕曰左氏品
 藻是非而聖人之褒貶彰矣○祕曰左氏品
 不虛美不隱惡○咸曰遷採春秋尚書國語
 戰國策而作史記其議事甚多疏略未盡品

藻之善故揚雄稱實錄而已蓋言但能實錄
傳記之事也○秘曰本傳曰自劉向揚雄博
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
辭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
不隱惡故謂實錄蓋言其序
事而已○光日記事而已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七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八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淵騫篇

咸曰以君臣者率迪淵騫之行則可勝道哉故次之重黎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

光曰宋吳本迄作訖德今從李本迄至也

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

品藻

定其差品及文質也○咸曰品歷世之臣貴為不少矣然以淵騫為不可及而

冠章首有意哉子雲也有以知長爵之達弗遠乎廣道之尊乎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

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實之未知其據
焉。○秘曰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
德行顏閔所以為品藻也。○謨淵騫之
○光曰尊卑謂才德高下。○大哉賢哲所得各有
差品一本無此序。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

秘曰據顏淵閔子騫之徒已沒。○光曰惡

音烏問今世

曰寢

咸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寢亦室也言

游夏諸子在室明入聖人之與者也。○秘曰
在當為不字之誤也。名愈彰而道愈隆故曰
不寢。○光曰宋吳本作在寢今從李本言淵
騫之才今亦有耳但寢伏不為人所知也。
或曰淵騫曷不寢咸曰言游夏之徒尚在室而淵騫二子奚不然必

騫非有文章者世何為不寢

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

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

咸曰夫入室見

與尚可至焉如顏閔則與聖人高飛冥冥而
絕者也其可慕乎故孟子云子游子夏子張

皆有聖人之一體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揚
子之論在於是邪巽風也勃勃輕迅貌。○秘

曰淵騫得聖人而師之譬如攀龍鱗附鳳翼
巽風以揚之勃勃然而興後之人不可及也

如何其寢如何其寢言其道愈不寢也。○先
曰宋吳本作巽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

如其寢言其不可寢伏也

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

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

咸曰揚以門人為三品論

之也言淵騫為其絕游夏之黨得其與七十
 子亦被其淳道矧文章末業爾何難為哉○
 秘曰非止淵騫也至于七十二子皆日有聞
 見所以學為賢哲君子也至於文章何足可
 為哉文章謂若十商序詩曾參孝經之類史
 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
 經○光曰宋吳本作七十二子今從李
 本言遊孔門者務學道德不事文章君子

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

皐陶以謨非絕德邪是皆德之殊絕○力絕

者何○秘曰問絕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

力邪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秘曰秦悼武秦惠王之子也武

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
 王與孟說舉鼎絕臍而死抃牛亦多力也呂
 氏春秋曰遂擒推移大儀高誘云桀多力能
 推移大儀因以為號○光曰抃牛謂以兩牛
 相擊如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
 抃手狀

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秘曰荆軻衛人

秦王以君子之道類之則請問孟軻之勇曰

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

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若衛靈公之

雲應以德義○秘曰養浩然之氣勇之魯仲

連傷而不制

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爵

宦好持高游於趙會秦軍圍邯鄲魏使新垣

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挫之垣

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

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遂辭

而去終身不復見傷猶僂慢也制猶整肅也

言仲連僂慢於爵利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

○光曰宋吳本傷作傷制作制介甫

曰傷古蕩字制古制字今從李本

制而不傷好義崇禮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

趙惠王與秦昭王會澠池既罷歸以相如功

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羞不忍為之

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常引

卑避匿嘗曰顧吾念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

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

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辭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此

言藺相如自屈如是欲整肅於官事而不僂

慢於爵利也○光曰音義曰傷與蕩同光謂

蕩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

貴動其心而未能忘死生相如不以或問鄒

陽祕曰鄒陽去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置幾

矣哉鳥罟謂之罟猶人之縲繼幾危也獄中

咸曰鄒陽事漢景帝弟梁孝王為羊勝公孫

詭所疾而讒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

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

解以免固亦危矣。○光曰：「**仇**苦兩切，**置**昌鐘切。幾音機。孔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陽初仕梁，未為孝王所信而深言，以觸機事，分取孝王之疑，故曰未信而分疑。」**或**

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秘曰：信陵君魏異母弟也。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趙惠文王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有益於國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秘曰：進賢育善，權在國君，而四君專之，故曰竊國命。○光曰：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四豪聚私黨以專國政。**樗里子之智也，使知國**。故曰：姦臣竊國命。

如知葬則吾以疾為著龜。秘曰：樗里子名疾，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家未來之安危，亦如別葬則其神智如著龜。

周之順報以成周而西傾。咸曰：昔周武王都即西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洛，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秦都咸陽，在西而報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光曰：宋吳本作周之傾報，今從李本音義。曰：諸本皆作順報，順覲王及報王也。俗本作傾誤也。史記作慎覲王，索隱作順覲王，或是慎轉。**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秘曰：周為順。

十四年秦惠文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年
乃滅周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滅周故
曰東并本紀曰文公卒孰愈咸曰問西傾東
葬西山○光曰并音併
或者以子雲不與秦故曰周也羊秦也狼咸曰
問西傾東并誰為優
周衰弱如羊然則狼愈歟光曰問強猶曰羊
秦強暴如狼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
狼一也不過猶不及兩不與也○咸曰言周以
異而不道一也○祕曰夫湯武革命順乎天
而應乎人者以道德易暴亂者也今秦以暴
虐易微弱而民不安堵何愈之有
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
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

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

相助也雖盡一身之節而殘百姓之命非

所以務民之義○咸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
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起
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又始皇欲遊天下乃
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後始
皇卒胡亥立與其弟蒙毅俱為趙高所害吞
藥而死司馬遷謂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
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
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
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
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
不亦宜乎今揚旨與遷同故備載之以見始
末光曰李本屍作死今從宋吳本塹七豔切
相息亮切

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

呂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
既立不韋相之○祕曰呂不韋陽翟大賈人
也秦子楚質於趙不韋曰此奇貨可居曰誰
故曰人易貨○光曰捐千金而得子楚曰誰
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雖聞列封先笑後
竄流○祕曰不韋仕不由道用貨財而佞於
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屬徙蜀飲鴆而
死是微取國權以易宗族呂不韋之盜穿窬
○光曰貪國權而喪其宗呂不韋之盜穿窬
之雄乎非盜如何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
見雒陽也雒陽不韋所封國也揭雒陽而行
伺慢藏而得之不過一擔一石而不韋伺人
顏色而取之雒陽之卦是其雒也子楚立是

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
南雒陽十萬戶○光曰窬音踰擔都濫切
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
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
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奚何○咸曰
武安君前後伐韓魏斬殺甚多昭王四十七
年與王齕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
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乃挾詐而盡
坑殺之故揚以為不仁○光曰用將所以救
亂誅前翦問王翦○祕曰王翦穎曰始皇方獵

六國而翦牙欵咀噬用牙言其酷也欵者絕
語歎聲○祕曰言翦之助惡

也牙欵謂切齒而怒也欵怒聲太史公曰王翦為秦將夷六國○光曰欵烏開切翦為之

牙以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要離吳人棄家而為國疑其曰離也火妻灰子以

有義○光曰要一遙切反於慶忌實蛛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者義

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自平人而焚燒

妻子詐為吳仇離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

蜘蛛之小巧耳○祕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

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

其灰走見慶忌以劔刺之譬如蜘蛛之螫毒

於人而靡死也焉可為義哉靡披靡而死也

○光曰宋吳本螫作螫今從李本蛛音誅螫

音矛靡與糜同音義曰賈誼新書曰蛛螫作

網光謂政也祕曰聶政軼深井為嚴氏犯韓

靡爛也政也里人也問其義乎

刺相俠累曼面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

之義也俠累韓相名也○祕曰嚴仲子事韓

失游齊交聶政政後伏劔至韓刺殺俠累因

自鉞面决眼自屠出腸遂以死其姊嫫如韓

之市伏尸哭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曼無也

言政知姊之忠烈乃鉞其面使他人無所識

認且欲全其姊者也小爾雅曰曼無軻也

也○光曰音義曰曼謨官切塗面軻也

軻也○祕曰荆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元之圖

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咸曰燕太子丹

以荆軻為士卿

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利七首與秦督亢之地圖至秦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秦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揜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佞以罵秦王左右遂前殺軻矣○光曰元音剛焉可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為也或問儀秦學乎鬼

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

夫祕曰張儀魏人也蘇秦雒陽人也俱事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於是張儀相秦蘇秦相六國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谷關十五年問曰詐人也聖人惡諸尚祕曰皆飾詐辯是道夫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取也曰甚矣鳳鳴而驚翰也咸曰鳳鳴謂孔子辯之曰甚矣鳳鳴而驚翰也讀也曰甚矣鳳鳴而驚翰也謂秦儀行也○祕曰鷲擊也鄒陽曰鷲鳥累百○光曰翰胡安侯肝二切鷲鷹隼也翰羽翼也曰然則子貢不為歟言子貢亦游說抑齊破曰然則子貢不為歟吳以救魯○祕曰齊欲伐魯子貢行而說齊存魯破吳彊晉霸越言儀秦非道則子貢學孔子矣不為之乎○光

曰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游說之士託為之辭太史公不加考校因而記之揚子曰亂而不解子貢耻諸說而不富貴儀秦耻諸其義高耻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祕曰子貢之志在解於禍亂儀秦之志在求於富貴苟求富貴則無所不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蘇秦佩印以抑彊秦張儀入秦而復其衛後破山東○咸曰迹不蹈已者蹈踐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迹○祕曰儀秦雖同術豈非才乎秦則務縱橫儀則務解之二人之迹各不相蹈

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

任佞也巧言近佞不以才也○光曰宋吳本作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不以才矣今從李本任音士難讀如字佞者口才也舜謂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揚子言驩兜之徒能以巧才乎才非吾言惑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

徒之才也

也○光曰儀秦之才非元凱之才美行也○光曰口才君子所不貴

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

避秦之亂隱居商山不朝

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祕曰行人所不能四皓也○光曰角盧谷切或作角音同

言辭婁敬陸賈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尉佗為漢臣又作新語高祖

善執正王陵申屠嘉

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免陵乃得封之文

帝佞幸鄧通至使慢禮嘉折之又晁錯犯憲
嘉奏誅錯○光曰宋吳本正作政今從李本

折節周昌汲黯高祖欲易太子周昌面爭以

相汲黯面折弘於上前以為弘諛不忠○祕

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為亂

若二公者天姿彊直而守儒袁固申公袁固

能乃降其折節可尚矣

以得臯於竇太后后使入園擊堯申公守正

以事楚王卒為楚王所烹此二公終不屈其

道○祕曰袁固生以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生問老子書固曰

此是家人言耳湏之為清河王大傅久之病

免申公以詩經為訓及趙綰王臧謂天子欲

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

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壁安車駟馬迎申公

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實太

后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申公以疾免災異

董相夏侯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或問

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於前如一

光曰非蕭不能規非曹不能隨滕灌樊酈曰
二人協心共成漢道其賢等耳
俠介高帝為沛公時而夏侯嬰灌嬰樊噲酈商皆
高帝為沛公時而夏侯嬰灌嬰樊噲酈商皆
已從之為持衛也○祕曰滕公夏侯嬰灌嬰
樊噲酈商皆俠剛介之士易叔孫通曰斬人
曰介如石焉○光曰介助也
也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
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見事敵疾祕曰

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雜著漢儀簡牘之人也繫猶牘也說文曰牘璞也西京雜記曰子雲好事常懷鈆提繫光曰袁盎曰忠不足而槩才敢七廉七豔三切闕

談有餘 說景帝斬晁錯以謝七國實挾私怨不足也諫遷淮南

晁錯曰愚 畫策削諸侯王王而談有餘也

得行其說智而不能自明朝服斬於東市○**秘**曰晁錯知七國之彊不奉辭伐罪而請削乃為袁盎之所中而不能預言古之愚也直晁錯有焉○**光**曰音義曰天復本愚作由忠今從諸家錯知諸侯太彊必為亂故削之而七國尋反身死東市不若主父偃從諸侯所欲分國邑侯子弟而諸

酷吏曰虎哉虎哉 侯自弱也故以錯為愚

而翼也 郵都審戚張湯杜周之徒○**咸**曰韓人而食此以酷吏猶虎而角翼者言暴之甚也○**光**曰不仁之人而得勢位如虎之得角翼

貨殖曰蚊 咸曰孔子云賜不受命而貨殖殖聚歛聖人之所疾也漢書稱揚子不及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餘石之儲晏如也今或人問貨殖故答之曰蚊亦疾之甚焉夫蚊之為蟲喙人而求生可鄙惡者也貨殖之徒兼并聚歛非義是存亦所謂喙人而求生矣**秘**曰貨殖之人折毫顧利微而食人其猶蚊

曰血國三千使將䟽飲水褐博沒齒然 乎

也 咸曰揚旣以蚊聚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云天下之民有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

將使其飯疏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乎言衣
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今下無荅文者蓋揚
鄙其不論教而疆見難故不對之也三于國
者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
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舉大較
也褐博者孟子云褐寬博謂獨夫之被褐者
沒終也齒年也○祕曰揚恐未諭故再釋之
曰貨殖之心若蚊自務輕飽而血視三千之
國使將踈飯飲水衣褐博之衣沒其年齒而
後已也齒齡也按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
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云三千者蓋貨
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歟○光曰李本
作沒齒無愁也今從宋吳本蚊下曰衍字褐
毛布也褐博以褐為寬博之衣也三千言其
衆也言貨殖如蚊嗜民之血
使之皆貧困以終其身也
或問循吏曰古

也○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游俠曰竊

國靈也徒○咸曰荀悅云立氣勢作威福結

私交以立疆於國者謂之游俠此云竊國靈

蓋言竊行國之威靈以為之疆○祕曰靈福

也遷載游俠竊國之威靈為己之私義者也

○光曰國之所以能為國者以在上者執號

令御其下如人倂幸曰不料而已籍儒鄧通

之有神靈也倂幸曰不料而已周文仁韓

王孫李延年之徒○咸曰料度也夫倂幸者
日以寵進位非才升憑乎城社卒蹈機弄亦
不度者也○光曰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
祿而貪竊之以取禍敗此皆論太史公書所
載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行

舍藏功成身退陳平之無悞內明其畫外無違悞○

○光曰李本悞作悟今絳侯勃之果○秘曰誅

從宋吳本悞與忤同絳侯勃之果○秘曰誅

代王果霍將軍之勇○秘曰光摧燕上官之鋒

於大事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漢初定倉

卒之際則權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

伊周同風未終先王之禮樂○秘曰言此數

公既立功之後以禮樂自終則社稷臣矣○

光曰言雖兼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

謂之社稷之臣也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通

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曰仲舒欲為而

之道○秘曰誰近社稷之臣曰仲舒欲為而

不可得弘容而已矣利用安身○秘曰仲舒

外之故不可得也禮樂志曰持上方征討四

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又曰未有

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

發憤而增歎也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

背其約以順上旨是取或問近世名卿曰若

容而已何暇禮樂哉張釋之惟存公平無阿於意○

張廷尉之平張釋之惟存公平無阿於意○

其所謂平矣○秘曰張釋之為廷尉不族盜

宗廟御物者執法之平也贊曰張釋之之守

法雋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人自稱

疑後至取而治之乃巫成尹扶風之絜○尹翁歸

方遂也○光曰雋祖克切尹扶風之絜○尹翁歸

廉有節不
王子貢之介
王子貢名尊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誅鋤豪

被滋垢
不避
斯名卿矣將
既聞名卿
曰若條侯之

守
咸曰周亞夫也守謂守細柳○光曰壁長

平冠軍之征伐
秘曰長平侯衛青冠軍侯博

陸之持重
秘曰博陸侯霍光贊曰臨大節可

謂名將矣請問古
欲知古曰鼓之以道德

猶益贊禹而有苗格
○秘曰以道勝者帝以

德勝者王帝王之兵前無敵孫子五教之計
道 一曰 征之以仁義
咸曰猶常武所謂既敬既

曰桓文之節制不可
與尸血刃皆所不為也

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

古之膚使其猶劣諸
膚美也○咸曰張騫嘗

往兩為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然騫持漢節
不失後亡歸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

二人得還蘇武嘗使匈奴中單于說武令降
武不聽單于怒幽武真大窖中絕不與食又

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武既至海上杖
漢節牧羊卧起持操節旄盡落留匈奴凡十

九年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得
歸故二人雖古之美使所不及矣○光曰沒

身者父留匈奴
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

奴不顧其死

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

咸曰揚鄙朔

自發論也表則也蔑絕也謂朔之言行不純

一於聖人之師則如詠諧射覆隱語之類也

故宗聖之風立教之書絕而不傳今觀朔嘗

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數萬言又有封太山

貴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平樂觀賦諸

篇頗存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秘曰

顏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光曰朔

言行駁雜所師表者不能純壹其流風遺書

皆蔑然無或曰隱者也咸曰或疑楊之短朔

足觀也故問以為世稱朔吏

隱者也○光曰宋吳本曰昔之隱者吾聞其

語矣又聞其行矣

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

或曰作或問今從李本

而重易六爻箕子隱

於殷朝而為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

兮○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

謂作者七人之義也言隱道當如此七人者

秘曰聞其聖賢之言行○先曰言皆不然

或曰隱道多端

咸曰或言隱之道多

如朔者亦其一也

曰固也

咸曰固實也言隱道

實多端故陳之于下

聖言聖行不逢其時

聖人隱也咸曰仲尼亦然○秘曰易曰龍德而

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賢言賢行不逢其

之憂則違之其聖人隱也

時賢者隱也

賢也

以不逢其時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故隱以避害耳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賢也

以不逢其時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故隱以避害耳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賢也

以不逢其時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故隱以避害耳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賢也

以不逢其時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故隱以避害耳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賢也

以不逢其時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故隱以避害耳

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隱也

咸曰子貢仲連亦然。祕曰有文而不遇者儒行曰言談者仁之文也。○光曰

朔談者耳不遇戰國縱橫之時故依隱玩世不足貴也。

昔者箕子之漆

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

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

咸曰彼

猶為行道立教而于於時如楚狂箕子去而

隱以避害言隱雖有此數端而朔不可以及

是○祕曰此皆多端也箕子為之奴孔子曰

殷有三仁焉而有聞著乎洪範接輿佯狂孔

子下欲與之言而有聞著乎歌鳳是皆多端

之甚者而其道純正○雁一本作離。○光曰二

子皆晦迹以避害

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

遇聖人則自顯

也

咸曰言朔既不及此曰應諧不窮正諫穢

德由此四應諧似優

倡郭舍人不窮似哲

隱語者

出莫能窮者似智惠○光曰正諫似直

子謂朔談諧敏達之人耳惡音烏

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

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

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

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步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

○咸曰言朔非夷曠而尚取容依約其隱玩

弄於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何所比哉○光

曰李宋吳本皆云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

稽之雄乎按漢書具載揚子之言恐諸家脫

誤也今從漢書滑稽音骨言朔依託隱者以玩

侮世人以詭譎欺時人不逢逢取禍也滑稽

多智負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此問發於曲之貌

咸曰或以揚之短朔疑朔與惠同道故舉之

為請○秘曰朔既非隱則柳下惠降志辱身

言中倫行中慮豈非朝隱切曰君子謂之不恭

者也○光曰朝直遙切

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

餓顯不獨高祿隱未為下今發高下之談蓋

有厲乎素食○咸曰揚以或人用朔比惠故

舉孟軻不恭之言以非柳下惠又以夷惠隘

不恭二者雖皆不可然推而取之寧以伯夷

餓顯為高終以柳下惠祿隱為下故曰古者

高餓顯下祿隱猶奢寧儉易寧戚之義爾亦

所以短朔也○光曰餓顯謂夷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妄譽仁之

賊也妄毀義之賊也光曰譽音余下同仁以褒善義以貶惡而妄以

毀譽加人是賊傷仁義者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乎

流俗合乎汙世眾皆說之以為是而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

孟軻論之備矣光曰鄉原謂所至之鄉衆隨俗求媚於人者鄉訕謂所至之鄉喜造

謗訕使人或問子蜀人也請人蜀人曰問曰有

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然君平已顯仲元則其人

也李仲元名弘見秦宓傳光曰人者蜀其

之賢人也仲元事見常璩華陽國志尤詳其

為人也奈何咸曰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

身光曰累良偽切不以爵曰是夷惠之徒歟

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隨時之義治亂若

之美而無隘與不恭之失從眾如是則奚名

而不害於義則可害於義則否如是則奚名

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

之絀臣惡乎聞餓夫夷齊絀臣柳下惠也

禽即柳下惠也言夷惠得仲尼譽之曰王陽

名始聞光曰絀與黜同惡音烏貢禹遇仲尼乎咸曰王吉字子陽事宣帝為

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捨同

光曰言王貢力學絜已而曰明星皓皓華藻

名著海內豈必遇仲尼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

之力也歟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

曰言星之明非藻飾所能致以其居高故為

人所瞻仰王貢之名所以彰著有位於朝故

也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元何不言仲曰皓皓

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後天下

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子欲自高邪子

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行德俟命而已○秘曰仲元之不

見察舉猶如或人豈能自達哉仲元世之

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咸曰貌端故聞其言

者愀如也咸曰言正故聞者愀然謹○光曰

觀其行者穆如也咸曰行溫故但聞以德誄

人矣咸曰誄人者使人而從已德也○光曰

宋吳未聞以德誄於人也咸曰誄於人者以

本光曰言仲元德能服人而未嘗屈節仲元畏人也咸曰言可畏敬○

心服而畏之○或曰育賁言夏育孟賁亦使

秘曰人所畏服○或曰育賁言夏育孟賁亦使

孟賁皆衛人言其勇力亦人曰育賁也人畏

其力而侮其德咸曰非心請條問其目也曰

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
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
謂言不慚行不耻孔子憚焉
○祕曰孔子之所畏憚之如視不視聽不
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八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九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君子篇咸曰以淵騫道亞諸聖自非

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

子之道純而終之受其令聞○光曰領郎定

切聞音問君子既樂善以終又有令名聞於

後世者以立蠢迪檢押蠢動也迫道也檢押
言不朽故也
於檢押○咸曰迪當訓為蹈履之蹈檢押猶
法度也言動必履蹈於法度○光曰檢押當

作檢押押旁開聖則秘曰則法則也○光曰

聖人戶夾切譏君子秘曰君子小人在人所為而已

是法言之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

也咸曰問君子曰以其弼中而彪外也○光曰

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光曰弼弼般之揮

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

必有稱也咸曰般羿之斤矢精之至也○君子

揮斤后羿之激矢猶如君子之言行素習於

內發中繩準○光曰般音班中丁仲切稱尺

證切稱者宜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

柔於義也剛仁愛大德故柔屈其心節義大

仁故柔金性則義故剛○或問航不槩衝不

光曰柔於愛人剛於去惡○或問航不槩衝不

齊有諸衝機航不槩槩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

周於小乎光曰言有大志曰斯械也君子不

械械器也航衝之器無所不施○咸曰君子

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咸曰允信也。蹈行也。言孟子於要言奧德非惟苟且而知之亦能信而行之。或曰

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

異於孔子者也。其小知立異於孔子之道。光曰以

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或曰荀卿非數家之

書悅也。彈駁數家悅合於教。光曰宋吳本

可至于子思孟軻詭哉。此則乖詭。咸曰

孫孟軻之師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兼

非子思孟軻此言非它數家則偶脫可矣。至

于非軻及則邪詭也。秘曰荀卿非十二子

若惠施鄧析之徒則脫異聖人之道已至于

子思孟軻不異者也。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

是荀卿之詭說也。而異戶也。同出一門而異其戶同迷一聖而

之道而所見惟聖人為不異。前聖後聖法制

不能無小異。秘曰純牛玄駢白粹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

君子全德。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

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

德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孟亦不粹矣。○光

曰宋吳本牛玄駢白作玄牛駢白粹作粹今

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

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玉備

矣。咸曰隊衆也。言玉之德衆乎不可盡形容之。秘曰淪猶澤也。玩猶珍也。廉稜也。隊

乎猶言垂之如隊其惟以德不可形狀。光曰玩當作剗音完謂廉而不劇。隊直類切。隊

與墜同謂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垂之如墜

小用之猶牛鼠也

使牛捕鼠雖大無施。光曰周而不泰謂禮儀周備

而無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

大海

秘曰爾雅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它人之道

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

漢

秘曰西北之流水經夷貉而不返或向東者亦入沱漢而已言其異而小也書曰嶠

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孔云沱東行。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有小

用而非順正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

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

實錄不隱故可採擇。咸曰司馬遷

雖雜尚有禮樂儒學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而用之於劉安溺異端之痼者也故曰鮮取

焉。光曰今之所以知古淮南鮮取焉爾

浮

後之所以知先史不可廢淮南鮮取焉爾

虛妄不可承信。秘曰太史公實錄猶如魯史舊文聖人將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典少有可採。光曰鮮息淺切空言雖辯博而駁雜迂誕可取者少必

也儒乎

光曰聖道於是乎在

乍出乍入淮南也

或出經或入經

○祕曰必也以儒為名乎內篇論道

外篇雜說乍出乍入雜而不純者也

文麗用

寡長卿也

咸曰司馬相如文賦雖麗而寡於用

則

多愛不忍子長也

其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貶

之學不專純於聖人之道至於滑稽日者貨殖遊俠九流之技皆多愛而取不忍棄之○

祕曰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馬遷皆叙而錄之是多愛不忍也

仲尼多愛愛

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

光曰仲尼稱管仲為仁史魚為直蘧伯玉

為君子之類亦多愛

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

咸曰非

傳或人既聞揚子上論淮南子長之言愛奇而雜故因駭之而為問也言甚矣彼傳記之

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祕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定取止乎禮義者三百一十

一篇而已是愛義也子長史記至於滑稽日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或人

曰甚矣淮南子長之傳言

曰不果則不果矣

苟非所能自可耳○咸曰言今人之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者尚可導而果之如淮南子長

皆已沒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道而果之哉誠為不果純矣○祕曰內不果純文亦不果

道人以巫鼓

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矣

而已乃復奇談誕以自大假不學為高通故揚子既吐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咸曰

夫巫左道者也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
 人之道而已今大行於世復使人學之得其
 雜說如左道之巫以鼓動其事惑夫衆者也
 如淮南游仙化金之說鼓動末俗使其學之
 非左道而何也○光曰音或問聖人之言炳
 義曰天復本人作又並闕

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吁者駭丹青初
 則炳久則渝渝乎哉丹青初則炳然久而益明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
 多變也咸曰言五經支離萬事錯綜○祕曰
 不可多天有一定之高有常也聖人無可無
 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天縱之也○光曰聖
 人志道乘常隨時應

物如天之陰陽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
 五行變化無窮

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
 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

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祕曰通之
 者聖也習之者賢也○光曰行下孟切下同
 六子皆學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
 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盡其變通

聖人之書
 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所以應無方也○咸
 所謂子張子游子夏得聖人之體顏閔具
 體而微之謂也夫天多變然後有成聖多變
 然後有倫天變隱於萬化而難知故曰天則
 有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

變○祕曰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
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瘁不為少也○

光曰言天之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
變化亦多也

也祕曰或人聞多變之語不達其歸趣恐聖
人率意而言故云多端○光曰謂問同答

異理或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
相違

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

可祕曰時有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
可否礙也

于理咸曰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流雜者聖
之礙故避之則行○祕曰隨時制宜不

失其正理君子好人之好嘉其善也而忘已之好
則通矣

若不足也小人好已之好不自知而忘人之好
物

識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祕曰與何等
人

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

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

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祕曰禮
進則進退而退祕曰

義退則退日孳孳而不知勸者也光曰勸與卷同
殷中也退而退

當作退而進言不以祿位之進退務或曰進
進於道德而已故下文云請問退進

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為

進後名而天下鮮儷焉秘曰人不改其樂終日如

愚而回也不愚是以退為進小有其偶○光

曰鮮息淺切儷音麗頰回在陋巷不苟仕好

學不倦是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秘曰

則必退於道者何故小之○光曰揚子曰必

謂聖人不遁于世不離于羣是小必退曰必

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必苟也苟進則貪祿

○秘曰輕於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進退不

者君子也○咸曰猶仲尼之於魯也用之則

禱相事而輔夾谷淫女樂廢臙肱則歌之而

行○秘曰進之退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

之惟禮義所在

等貴賤何如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

旨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思各統其所言

如莊生之齊物者向如曰作此者其有懼乎

光曰莊列之論如是曰作此者其有懼乎

秘曰非聖人者無法懼有誅戮之責作此齊

物之論然後以夷曠為妙達曰道家流當然

也禮曰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

而澤以疑衆殺○光曰懼謂有憂患不可避

故作此論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

以自寬

聖人為囂囂秘曰夫死生異理貧富殊塗貴

以道家遂以係表遠去忘言得意稱其齊一

而好之者無不甘心焉是虛華之大者若信

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為囂囂之虛語耳。○光曰：囂許驕切，人好生惡死，苦貧樂富，重貴輕賤，乃其常情。聖人因之以設勸沮，立政教，若信然，齊等則聖人號令典謨，徒囂囂然煩。言且**通天地人曰儒**。道業深奧，○祕曰：陰陽極成乎五行，主於至神，運於六子。**通天地而**管於聖人，是謂通之，其名曰儒。○**不通人曰伎**。伎，藝偏能也。○祕曰：知天地之變，以數是不通於聖人之數，而不知其所以變所旨。若子之道，名曰伎藝。**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不由我，以明彼者。○祕曰：若求仁而得仁，○光曰：作為善惡，兩人以善惡名之，自求禍福，而人以禍福與之。人

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咸曰：言先自愛於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咸曰：言先自敬之，自愛仁之至也。○祕曰：韓吏部曰：自敬禮之至也。○曰：毋不敬。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祕曰：未有不自愛敬於人而人愛敬於己者也。○光曰：敦仁所以自愛也。隆禮所以自敬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物性之壽，其質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咸曰：故顏氏之子，年雖夭，而仁不能窮之也。○光曰：龍

龜鴻鵠性自壽耳人則為仁然後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或問人言仙

者有諸乎祕曰秦皇漢武俱欲求之故問焉曰吁吾聞伏犧

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

城之北祕曰魯城之北孔子葬所也言伏羲至孔子並聖人皆死爾光曰文王

葬於畢孔子葬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

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祕曰彙類也仙者皆有虛名而無益於事

實者也光曰借使有仙亦如龍龜等非人類所能學也或曰聖人不師

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耻一物之不知

仙人之於天下耻一日之不生光曰言聖人所以不學仙

者道不同故也聖人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

死也咸曰名惡名也實善實也言今之為仙者惡名存也善實死也如始皇孝武至

今為天下笑非惡存而善死者乎祕曰神仙者謂之羽化蟬蛻而升天是名生也其實

則降年盡而死耳故曰實死也光曰安或曰期羨門徒有其名而人未嘗見實死也

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

惟囂囂能使無為有咸曰仙本無也而虛生

逞者孰能祕曰囂囂然方士之虛語爾囂囂之多則能使無為有也光曰多信之人

喜妄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咸曰言無以

說曰無用有與無非問也咸曰謂之有謂之無

地之問本無此理無而問問也者忠孝之問

也言惟問忠孝者修身之本忠臣孝子惶乎

不惶惶暇咸曰忠臣審審於事君孝子汲

孝之人何暇問無益之或問壽可益乎曰德

事乎光曰惟修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

也咸曰言顏回冉伯曰德故爾生為壽聖以

不朽為壽顏冉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

言復甚也咸曰言假令顏行之殘冉行之

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光曰顏冉之

命自短耳若加之殘賊曰殘賊或壽曰彼妄

則斯命亦不能保也曰殘賊或壽曰彼妄

也君子不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

咸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盡也死則盡無所

聞矣如殘賊者妄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

欺妄也彼問亦以長生為壽揚對終以不朽

為答必曰殘賊之人妄生於世爾豈有不

朽之壽哉君子不妄生者也光曰君有生

子修德以俟命不為殘賊而與得妄壽有生

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

神仙

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秘
曰夫春生則秋殺陽始而陰終亦猶人也。豈
有使之然哉。自然之道也。○光曰天常春而
不秋。日常朝而不暮。則人長生而不死矣。
君子忠人。况已乎。小人欺已。况人乎。夫至人
存諸已。而後存諸人者。言乎其真。然後可
以訓物。况乃其身之不論。又安能論諸人哉。
光曰盡誠於人曰忠。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九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十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孝至篇

咸曰人道之大莫大乎孝。孝道之全
莫全於終。故啓之手足。沒且誠焉。豈

易量哉。法言始於學
而終於孝理亦粹矣。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

於四表之歡心。

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先王以
孝治天下也。○祕曰寧神奉

宗廟也。夫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歡心。其
道甚大。○光曰神者祖考之神。大孝宜若周

公譏孝至

祕曰夫學所以開明也故為其始

然鬼神者莫速於孝乎○光曰

論孝及至德因叙漢室之盛

孝至矣○將欲言其義所以歎其

一言而該曰

至德要道○聖人不加焉

聖人無以加之是至

德也○祕曰該備也○光曰

父母子之天地歟

天懸象地載形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

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

裕足也言萬物取足

於萬物也○咸曰正文嘗云萬物非裕於天

地疑脫其非字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翼

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

天地也○光曰裕謂饒益優厚也揚子設為

疑問以明天地則能裕萬物裕父母之裕不裕

矣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咸曰父

母雖為子之天地然俟其報與天地異也

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

之德饒裕於親若夫但樂生育之裕不能全

孝養之裕則不為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

裕矣以別萬物之於天地也○祕曰父母有

揚子卷一

二

一

夫失所以孝 不可得而父者事親之謂也曰祕

養之裕也 父母之年 孝子愛日無須臾懈於心○祕曰

不可不知 靜而風不止 子欲養而親不 孝子有祭乎有

待故孝子養親惟日不足 夫能存亡形屬荒

齋乎祭嚴齋敬孝子之事 夫能存亡形屬荒

絕者惟齋乎亡形復存荒絕復屬者謂祭如

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祕曰見其居

所嗜謂思 是以祭不賓夫齋者交神明之至

而見之 所為齋者禮記論之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

乎時也咸曰祭不賓者孝子盡精極思

存夫親何暇乎賓之接也○祕曰專平所人

親○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

而不祭豺獭乎九月豺祭獸正月獭祭魚豺

之不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 生事愛敬

若也○祕曰問今世須死生盡禮方可謂能 曰石

子乎○光曰此問答不類疑下有脫文 曰石

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

無是父祕曰萬石君石奮少子建皆以馴孝

謹相或曰必也兩乎 祕曰言人必須父曰與

成或曰必也兩乎 子孝謹方為美乎曰與

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於斯二者

必不得雙

當如堯之為父舜之為子。咸曰子雲方論
孝至而遽以萬石君父子與堯舜較短長得
非傷君臣之道輕孝至之禮乎曰子雲之心
蓋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之道者也何哉天
下之重莫大乎孝未有天子而無父也故自
天子至于庶人其禮雖異而其為孝一也夫
孝君行之於上而臣行之於下則四海莫不
孝矣四海皆孝則忠臣得矣故曰求忠臣於
孝子之門由是言之子雲所以重孝至而謹
君臣亦明矣有旨哉子雲也學者辨之。秘
曰與堯之無子舜之無父不若使堯為父而
舜為子不必兩也堯子丹朱不肖舜父瞽瞍
頑雖有如無。光
曰父子俱聖尤美
子有含菽絜而致滋美
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偽如之何
含食也。咸

曰言人有自含食其菽絜被絮而能致滋甘
之味美麗之服於其親思以為孝或非之以
為偽何如也。光曰絜於
盆切含菽非食絜絮惡衣
曰假儒衣書服而
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
咸曰言設有人
讀之三月不輟而歸誰曰非乎言亦可以為
儒也如彼之自薄而厚於親儻乎不輟則亦
可為孝矣三月者時一變也天時且變而已
不變是為儒矣。秘曰已欲孝斯孝矣已
欲儒斯儒矣誰其非之。光曰服
儒衣讀儒書經時不輟斯亦儒矣
或曰何以
處偽
咸曰問何以見其偽者
曰有人則作
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
咸曰禮云道不可斯
須離其身可離非道

也所以君子慎其獨矣故有人則修而作觀
 之無人則輟而止之非偽而何君子耻之觀
 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所視其所以觀其不為
 名之名其至矣太上以德自然之美非至而
 彰至為名之名其次也力行近仁斯亦次矣
 行為次也光曰畏惡或問忠言嘉謨曰言
 名慕善名猶有所耻
 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光曰言不
 正道佐其君或曰邵如之何咸曰邵猶繼也
 者皆非忠嘉陶者如之何而可或曰邵如之何咸曰邵猶繼也
 如之何光曰問稷契臯陶道高不可及奈

何曰亦勗之而已勗勉。咸曰言欲繼稷
 臯陶者當勗勉其道而已

庫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庫下也此所以微
 言貶乎漢臣而為

王莽之將相者秘曰勗勉也庫下也言人
 欲自高則勉行而已如其庫下而不能自勉
 則秦儀鞅斯亦可謂之忠嘉矣蓋言其自足
 也光曰庫音婢若嫌論太高而卑之則陷

入於徂詐矣堯舜之道皇兮秘曰夏殷周之道將
 皇美

今秘曰而以延其光兮二帝三王光延至今
 將大

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
 土也

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代異者隨時之義
 一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

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祕曰以是為美大之次。光曰皆盡美盡善。

或曰食如噉言精細也。光曰蠶與蟻同。衣如華服文也。朱

輪駟馬光曰宋吳本於此有。金朱煌煌無已

泰乎祕曰受天子之金朱煌煌然無乃已泰乎。光曰謂富貴者如此無乃泰侈。

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言當理也。不由其

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

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猶為泰矣。况滔天平。

成曰綸青絲綬也。諸本註皆作青絲繩。蓋此之誤也。光曰綸古頑切。又音倫。李宋本。

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

曰勉勉勵也。咸曰能一勉而修則五得。或曰

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咸曰言古有力

者能扛鼎揭旗夫智德亦有。曰百人矣此力能之乎。光曰揭渠列切。

便能德諧頑嚚諧和也。頑讓萬國。禹也。知情

天地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光曰知

與智形不測神惟聖人能形容之。謂百人乎人

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咸曰此子雲黜力而尚德者也。祕曰知天地之

情其形不可測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禋

豈百人可敵乎也○光曰禋是支切又杜奚切又音支敢問

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

順而安其上明而光其上舜之為臣也王莽之事

漢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

也○光曰光謂能顯忠或曰聖人事異乎咸

遂良安謂能順美救惡曰聖人德之為事則無異

言聖人亦以曰聖人德之為事則無異

妖異為事乎曰聖人德之為事則無異

亞之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

修其德何見異而修德者末也咸曰猶女戊

異之也後修非上德矣故為之末焉○祕曰失本末

於常德災異乃見修而讓之事在末後本末

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咸曰猶桀紂本末

不修其亡忽焉○光曰災異應天地之得斯

時君之德故以德為本異為末天地之得斯

民也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祕曰

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人與

萬物齊生而最靈者也班固曰夫人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斯民之得一人也業是故係

故曰得斯民咸曰言斯民之衆在得一人而

治之一人也○祕曰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心為心。咸曰言

一人之責在得民心而後能長久也。故受有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所以亡矣。○秘曰五行

志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又曰貌言視聽

以心為主故一人之得心矣。○光曰天地因

人而成功故天地之所以得其道者在民也

民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君也。君之所以得其

道者在吾聞諸傳○秘曰傳記謂論語老則戒

心也。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咸曰邵美也。○

老則不貪而有德彌高是孔子之徒歟王莽

者雖聖人何以加焉或問德有始而無

得師力行老則詐偽篡奪故揚子寄微言而歎慨焉

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光曰宋吳本作有

而無始歟音義曰天復本曰寧先病而後

作愈今從李本孰寧為誰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病篡之深故有先瘳

也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

治故曰小謂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寡治衆也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

秘曰一人之得

秘曰一人之得

秘曰一人之得

秘曰一人之得

秘曰一人之得

秘曰一人之得

秘曰一人之得

秘曰一人之得

秘曰一人之得

秘曰一人之得

秘曰一人之得

秘曰一人之得

秘曰一人之得

秘曰一人之得

謂洪禾之秀其穎猶人之洪其道也禾秀穎

穎於德行洪秀也○光曰知哲當為哲知言

哲能知聖人之道不溺於異端智之俊者也

秀謂材秀能修德行使君子動則擬諸事事

穎出於衆秀之大者也○則擬諸禮咸曰擬非作疑或也擬據也言君

子不妄其動乃據事而後動不偽其事乃據

禮而後事○祕曰疑成也君子不妄動動則

成於事事則成於禮疑一本作擬○光曰吳

本擬作疑今從李宋本擬度也動則度其事

之可否事則度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

於禮為是為非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

羣言之長德言也咸曰謂由德而言羣行之

宗德行也咸曰謂由德而行或問泰和問太

平和樂之道○光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

曰天下和平之至及詩温温乎其和可知也

二典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盛信泰和矣

○光曰言千載之後觀其詩書猶温温然和

樂况生其世乎周康之時頌聲作平下關雎作乎上

習治也咸曰習積習也言由成王來積習齊

桓之時温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温亦亂也

桓公會諸侯于陘楚遣屈完如師以觀齊觀

齊之盛因而求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盟以

禮楚也。○祕曰：緼亦亂也。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邵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按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邵陵。左傳無美之之文。子雲據公羊而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咸曰：太平言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之民追歎舊亂。○祕曰：習見治世之事，觀始亂則傷之。始亂謂幽厲之時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光曰：先儒多以爲周道衰，詩習亂人本諸在席，關雎作故揚子以爲始亂。習亂則好始治也。好樂。○咸曰：久汚之俗，喜安少治，則好之。始治謂邵陵之盟也。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估荆。以此爲王者之事也。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信。懷至。○祕曰：漢也。事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之有德信能懷服遠

人。○光曰：允謂信及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四夷懷謂遠人來服。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明此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矣。而歷世少及焉。此所以明漢興者天之本也。黃支南蠻去合浦日南三萬里，大夏西戎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鞮北女未詳，或傳寫之誤。當言北鞮東女，匈奴謂漢曰：若鞮自曰呼韓邪。後見漢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鞮哀帝建平四年，烏昧留若鞮單于上書願朝是也。東夷有東女國，西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云東女國。○光曰：鞮都奚切，鮮悉淺切，鞮蓋東夷國名。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芒芒女女國也。芒芒大也。

○咸曰猶唐虞之世○光曰李本芒芒作荒荒今從宋吳本芒謨皇切武義璜

璜兵征四方次也咸曰如商周之代○祕曰

四夷者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

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羣夷也○咸曰猾亂

言五霸六國然也○祕曰宗夷猶言夷族也

蠢動也迪蹈也言四夷之族猾亂中夏動蹈

我邊疆而犯三人又屈國喪師焉無禦戎之

次也○光曰蠢動迪蹈也中國微弱四夷交

侵騷動蹈藉天下之民辱國喪衆無次言麟

最下也此况論王者御夷狄之道然也麟

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咸曰言帝世泰

鳳師師而多德之至也○祕曰泰和之百官

皆如麟鳳之時儀儀然有義師師然衆蓋其

至也○光曰儀儀師師皆和螭虎桓桓仁少

整尚德之貌以喻德服四夷螭虎桓桓威多

咸曰桓桓嚴也言王世鷹隼攬撮急疾

以武戡禍亂嚴不失正鷹隼攬撮急疾

猥暴也言彊霸之世未至也未合至德○咸

專為兵詐暴而欲殘未至也曰言桓桓猥

比之帝世泰和則皆未至也祕曰非泰和之

百官皆如螭虎鷹隼之時桓桓武貌猥然

鷲飛貌於其道未至也○光曰飛財干側或

板二切桓桓武貌以喻用兵威服遠方或

曰訥訥北夷光曰訥訥喧曉之貌被我純績

純績績盡○帶我金犀金犀金印珍膳寧金鉤

光曰績音會

鋤其口也。咸曰：不亦享乎？嫌禮胡如此大言安然而饗珍膳。
 其口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南單于呼韓邪願
 為蕃蔽而漢賜之冠帶衣裳黃金璽太官御食之類。光曰：享當作亨，亨猶泰也。謂宣曰：帝以後單于朝服，漢以繒絮衣食厚撫之。
 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言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祕曰：高祖圍平城，文帝不雪憤辱之耻，孝武亟興邊警，實為兵主矣。至宣帝時，呼韓邪來臣，稱北藩，扞禦北虜，蓋漢神靈之祐，豈可不享之哉。○光

曰：為兵王者，謂高帝得天下之後，文帝武帝承平之時，兵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也。今幸而得其臣服，豈可不厚撫之，使之離叛愛小費而就大患乎？龍堆以西白龍堆也。
 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鳥夷獸夷者，郡勞
 王師漢家不為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為郡屬之漢家不為也。○光曰：鳥夷獸夷言其如朱鳥獸，郡勞王師漢家仁明之主，所不為。
 厓之絕，捐之力也。朱厓南海水中，郡元帝征之，賈捐之以為無異禽獸也。棄之，否則足惜，不擊不損威。元帝聽之，事在漢書。
 介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光曰：朱

匡島夷故

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

殷富明道

信義

使民信之

致帝者之用

光曰極

成天地

之化使粒食之民

光曰粒食謂

粢也晏也

粢

采晏和柔○秘曰粢

享于鬼神不亦饗乎

實

然明盛晏然安和

其福○秘曰民神之主也民之豐阜則神饗

其祀也○光曰此言王者不應疲弊中國與

遠夷爭

天道勞功

或問

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

日一日猶日日也

曰

功

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光曰載事

其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

言於人事則

天為君四時行百

物生以喻其勞也

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

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咸曰

言人君之道各有其官已弗親之故於事則

逸然修德不暇日愈新之故於道則勞○秘

曰生萬物地也而天道則勞矣以其運行不

息也理萬事臣也而君道則勞矣以其修省

不暇也○光曰天則無為自然而萬物生成

則過於阿衡

漢公王莽也或以為言遜之為也吾乃以

則過於阿衡

易

為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已前之美爾
然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也揚子所以
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蔽
天地而無慚教關百代而不耻何遜媚之有
乎○宗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
咸曰成王幼太甲昏勢亦殆矣然周公居叔
父之尊伊尹當阿衡之重二公可取而不取
卒以忠勤復辟而正之夫舉其可取不取之
因明其不可取而取之事則于雲之罪莽亦
大矣○祕曰自周公以來未有如王莽而謂
之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欲不止
於阿衡明其篡也伊周聖人之居師保者漢
公王莽也懿美也過謂不止也班固曰莽知
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主其姦心
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子雲因其假也故
以伊周為言○先曰法言之成蓋當平帝之

世莽專漢政日比伊周欲與禮樂致太平上
以惑太后下以欺臣民附已者進異已者誅
何武鮑宣以名高及禍故揚子不得不遜辭
以避害也亦猶薛方云堯舜在上下有巢由
也當是之時莽猶未篡人臣之盛者無若伊
周故揚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面者
也或曰揚子為漢臣漢亡不能死何也曰國
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之義也
向使揚子據將相之任處平勃之地莽篡國
而不死良可責也今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
無所與聞柰何責之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
所難凡責人者當先恕已則可以知其難矣
或曰揚子不死可也何為仕莽而不去曰知
莽將篡而去者龔勝是也莽聘以為太子師
友卒不食而死揚子名已重於世苟去而隱
處如揭日月潛於蒿萊庸得免乎或曰揚子

不去則已何必譽莽以求媚豈厭貧賤思富
貴乎曰昔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
猶為桓溫陶胡奴所劫僅以敏捷自免况揚
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
及莽莽能無耻且忿乎此杜預所謂吾但恐
為害不求益也且揚子自謂不汲汲於富貴
不戚戚於貧賤始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
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薰賢同官當成哀平間
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
雄三世不徙官此豈非言行相副之明驗乎
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幾希而子乃疑其
求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
則必為莽佐命不
在劉甄之下矣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
其庶矣乎
言人民眾多富盛也。宗元曰揚
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

半耳。咸曰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
知漢祚方半也。夫中天者猶中興也。蓋子雲
觀莽之強篡而立復暴殲如是天下思漢德
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
庶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年光武果定豈非驗
乎。秘曰子雲上稱漢德之允懷中言王莽
之不正下言漢載之中天是觀民思漢德莽
為不道必有中興之義且明德之不可已也
如是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
禮明之也。子雲曰漢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以
德明之也。是知子雲其聖人之徒歟。漢高祖
元年。至孺子嬰二年。凡二百一十四年。自王
莽稱建國元年。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二辟靡
百一十二年。○光曰。庶者庶幾於治也。辟靡
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

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

言若盡此諸美以濟勉人者無

美唐虞之世也。咸曰勉當為免字之誤也

言後之中興者能修漢之辟靡學校禮樂與

服之未修者能復井田之未復者能措刑辟

之未措者以是道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邊之

役則唐堯如矣。秘曰漢之中天惟是盛德

之符設使行辟靡校學禮樂與服之事復其

井田象刑勉勵其人役於百執事者則唐堯

之治矣夫孔子刪書始于唐堯而子雲法言

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光曰容為

之容飾表表其尊卑役用也用唐堯故事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十

